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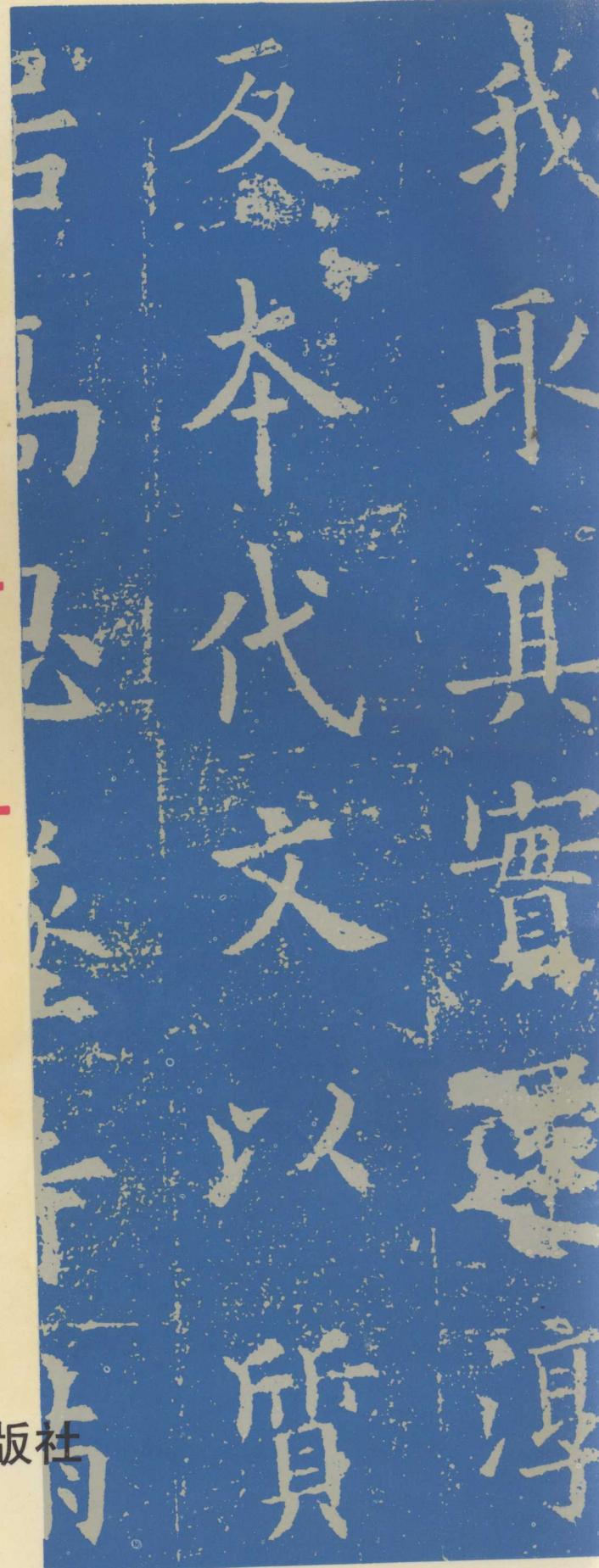
吳柏森 編 著

歐陽詢

九成宮

臨寫法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歐陽詢九成宮陰寫法

责任编辑 陈其瑞

封面设计 未一智

欧阳询《九成宫》临写法

吴柏森 撰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2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6 1/2

1994年4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数：12001—22000 册

ISBN 7-80569-894-5 / J · 315

定价：14.00 元

目 录

- 一 欧阳询与《九成宫醴泉铭》
- 二 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原迹
- 三 《九成宫》基本点画图解
- 四 《九成宫》结体图解
- 五 欧阳询《用笔论》注释

欧阳询与《九成宫醴泉铭》

欧阳询是中国书坛世擘，居初唐四大书法家之首。其书「戈戟森然」、「刚劲不挠」、「雄健弥复深雅」，威严如庙堂执笏大臣，有凛然不犯之气，世称「欧体」，所书「九成宫醴泉铭碑」为楷书龙头，最负盛名，初学者无不取法。

欧阳询，字信本，潭州临湘（今湖南长沙）人。他出身于望族世家，少小罹难，得其父挚友尚书令江总收养。其貌不扬而聪悟绝伦，博贯经史，学识渊博。学书能笃志专精，曾途见晋代索靖碑刻，竟留连三日，揣摹书养中奥秘。其书在唐初即已名扬海内外，「尺牍所传人以为法，高丽尝遣使求之」（《新唐书》）。欧阳询虽少小罹难，然晚境甚佳。仕隋时即与李渊交厚，奉为上宾，后渊建李唐王朝，是为唐高祖。询即仕唐，深得高祖、太宗器重，「累擢给事中」，贞观时选作「弘文馆」学士，迁「太子率更令」，进爵「银青光禄大夫」、「渤海县男」，故后世尊称为「欧阳率更」、「欧阳银青」、「欧阳渤海」、「欧阳信本」。

欧阳询所走过的书法艺术道路同他的生活经历颇有相似之处，他一生历陈、隋、唐三朝，沧桑磨难，入唐后才仕途通达，此时已六十二岁了。观其书法，六十六岁前不曾有作品传世，七十岁后书法艺术迈入佳境，妙品迭出，如：七十岁时作隶书《宗圣观记》、七十五岁时作隶书《房彦谦碑》、楷书《化度寺碑》、七十六岁时书《九成宫醴泉铭碑》、八十一岁书《虞恭公温彦博碑》、楷书《皇甫诞碑》（无书碑年月，传为贞观十七年立），另见于记载的有：欧阳询六十六岁时隶书《司空寔抚墓志铭》、七十二岁时楷书《兰亭记》、七十九岁时书《心经》、八十岁时书《昭陵刻石文》、八十一岁时书小楷《阴符经》、八十五岁时书《千字文碑》等，尚有名闻遐迩的《定武兰亭》亦为欧阳询所临，其传世墨迹有最为珍贵的行书《梦奠》、《张翰》、《卜商》三帖，欧阳询之所以能在晚年大放异彩，达到「八体尽能，笔力劲险……飞白冠绝，峻于古人，有龙蛇战斗之象，云雾轻浓之势……森森焉若武库矛戟」（唐张怀瓘）的艺术至高境界，乃与其漫长经历和不懈探索有关。据《旧唐书》载：「询初学王羲之书，后更渐变其体，笔力险劲，为一时之绝。」欧阳询在陈朝生活了三十三年，其收养

人江总以羲之为宗，擅长行、草书，造诣甚高，询随其学书，其时南朝崇尚「二王书体」，王书浓纤得中，遒媚劲健，丰神妍丽，对欧阳询影响极大，为欧体瘦骨清相的书风定下基调。入隋后又三十多年，主要继承了北派魏碑传统，行笔含隶楷笔意，得魏碑古朴旷达、雄伟沉稳之风。欧阳询能撷采百家，善学思变，刻意求新，故能将南朝风采、北派精粹熔于一炉，创出风貌独具的「欧体」来。在结束隶楷阶段、正楷定型的书法变革中开一代新风。进入唐朝，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已臻炉火纯青，遂使唐初欧书风靡天下，奉为典范，其熠熠光辉闪耀至今，清周星莲曰：「学者得其一鳞片甲，自唐入晋，自有门径矣。」

欧阳询尚有四篇书法理论著作传世，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。《八诀》讲八种点画，文中「墨淡则伤神采，浓必滞锋毫」、「勿使伤于软弱、不须怒降为奇」等警句。《三十六法》专讲字的结构，虽为后世伪托，不无参考价值。《传授诀》是谈心得体会，有「最不可忙，忙则失势，次不可缓，缓则骨痴」等书学要诀。《用笔论》是述用笔之法，虚拟二人对答，侃侃而谈，句句精彩，为论书名篇。

今观欧阳询传世墨迹，《张翰帖》字形以长取势，结字疏密处理独具匠心，密处不透风，疏处可行马，字字左倾而重心右出，字距紧而行间宽，真所谓是「人不能到而我到之，其力险；人不敢放而我放之，其笔险。」《必力破余地》（清·梁巘评欧语），自造其险，看似无丝毫回旋余地，然后自破其险，而又宽绰舒坦。欧阳询艺高胆大，造险破险集于一身。《卜商帖》则下笔沉稳，力透纸背，线条轻重奇变，虽形若楷书而感情激荡，正是包世臣所说：「率更如虎饿而愈健」，《梦奠帖》用笔生辣，具屈傲之气，章法疏朗有致，威严中生灵巧，犹似雄强之师，猛锐精进。唐高祖曾有「彼观其迹，因谓其形魁梧耶」的揶揄之词。

代表欧阳询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，一般是指「翰墨之冠」的楷书，今就其出类拔萃的代表作《九成宫醴泉铭碑》作一些介绍和分析。

《九成宫碑》是欧阳询晚年精心之作，千余年来，盛誉不衰，被称为「楷法极则」、「三绝古碑」，学书者无不浸淫其间。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（公元六三二年）四月，宰相魏征奉勅撰文，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，碑高二点七米，宽零点九三米，碑身为优质乌黑大理石，座于青绿麻石龟上，碑头呈半圆形，浮雕蟠龙，形象生动，碑额

阳文篆书『九成宫醴泉铭』六个大字，古朴典雅，碑文为一寸见方的楷书，每行五十字，共二十四行，计一千一百余字，刻工精良。碑文座落于陕西省麟游县西端北马坊河口，原为露天之石，虽受历朝保护，但到清代，碑石经千余年风雨剥蚀，已倒卧荒野，清嘉庆八年（公元一八〇三年）五月，麟游知县翟云魁曾建小屋以避风雨，至解放前，屋又毁坏，一九五九年，陕西省文管会又为修筑砖木小屋加以保护，此碑由于历时千年，时失修整，又受地震、水灾、雷雨等侵袭，加之历年捶拓，人为损坏，使碑石满布疮痍，裂纹四起，不复可观，清初已失去欧书神采，但欧体『险劲』、『森严』的典型犹在，现属陕西省省级保护文物，一九六八年又建亭保护，近年来，曾有众多东瀛友人不远万里寻踪此碑至麟游这一偏远小城，以一瞻古碑为幸。

『九成宫碑』在唐代末期已有人捶拓，历朝捶拓者不绝，致使『叮咚之声，昼夜不息』。碑石宋时还仅是泐损，至明后，捶拓者每拓后即挖去一字，故意损坏，以示已拓在先，因此屡拓屡坏，又有人冒昧行事，对泐损处修补笔画，狗尾续貂，造成错补，碑面又几经开凿，全失本貌，故今观碑，字迹有的歪扭，有的错落，不成体统，难以寓目，故所见劣拓本时瘦时肥，若以此种劣拓作范本，岂不耽误初学。幸好宋拓佳本尚存，如故宫博物院，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等处藏本。其中以故宫所藏明驸马都尉李祺旧藏北宋拓本为最佳，此拓又称『金富来本』，一九六二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，并多次刊印，此帖字字清晰，神气完足，损字最少，弥足珍贵。

『九成宫碑』流传最广，最能体现欧书『冷』、『劲』特色，用笔法度森严，以内敛取峻，似利剑砍钢，笔力沉实又锐利，硬而不失丰腴，刚健秀媚，工力非凡，结体端严，浑穆以纵取势，寓险于稳，变化多端，望之派巍峨峻拔，堂堂正正的气象，使人肃然起敬，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。此碑所以称为『三绝古碑』，乃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之『贞观之治』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封建王朝，李世民称英明君主，立此碑有时代意义，此为一绝；魏征是博学多才，鲠直忠贞，直言进谏而名垂史册的良相忠臣。所撰碑文既有歌颂太宗『始以武功壹海内，终以文德怀远人』的文治武功，也有规谏太宗『黄屋非贵，天下为忧』、『居高思坠，持满戒溢』、『永保贞吉』等肺腑之言。碑文骈辞雅丽，对仗工整，褒扬适度，勇于戒谏，满身正气，不同于一味歌功颂德，堪称一绝；碑由『书名远播夷狄』的欧阳询精心而书，称为一绝当是无愧。

欧书精丽，力健而笔圆，体险而峻拔。学者宜威而不猛，峻而不削，险而不窘，舒而不板，线条挺而又具弹性，达此实亦极难，故学欧者众而得欧者寡。民间有『九成宫、十不成功』的俚语。此亦指学欧者呆板乏神，难以入门。虞世南曾以『询不择纸笔，皆得其志，君岂得此』之语，折褚遂良之问，以虞公之高而服膺欧公如此，宜乎今人顶礼也！

吳柏森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原迹

九成宮醴泉銘



周易

周易

周易

公

臣

侍

中

成

宮

書

監

泉

銘

鉅

醴

檢

板

都



勅撰
維貞觀
夏之月
避暑者乎
九

成之當此則隨
宮也冠隨
鑿為分為
絕架水跨
殿抗仁之宮
山池之成

壯歲

竦

明闢

高閣

周

周

建

長

廊

四

起

棟

宇

闢

萬

臺

榭

參

差

仰

視

則

遠

違

百尋下臨則崕
珠璧交輝照眸
嵌巖對日霞雲
金碧相映照
千仞懸膜燭九
此學千秋傳
灼熾

月

觀

其

步

山

廻

澗

穴窮

春

極

侈

之

人

從

欲

良

之

深

尤

至

於

炎

景

流

金無聲紫氣之
微風徐動有淒
清涼信安體
佳所誠養神